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聚仙亭

第一回 謝公子郊外遇友 袁柳莊風鑿驚人

詞曰：合歡杯，誰不愛？且莫貪多醉不醒。一斟一酌不惹非，行也安時坐也穩。
美姣娘，誰不愛？且莫癡迷苦苦戀。鴛鴦枕上動干戈，恩愛多時反成怨。
世間財，誰不愛？公道取之無人怪。若用毒計強求來，來得快時去得快。
英雄氣，誰肯讓？保惜身家休放蕩。人來辱我我由他，我若肯讓天不讓。
飲酒不醉最為高，見色不亂是英豪。
無義之財君莫取，忍氣饒人禍自消。

話說大明永樂年間，江南淮安府鹽城縣，城內竹車橋旁居住一位相公，姓謝名廷，表字白春。父名謝順卿，乃是兩榜出身，在朝為官，官居翰林院學士之職。夫人張氏，並無三男二女，單生這謝白春相公一人。未及幾年，父母竟自相繼亡故，拋下巨萬家私產業。在這鹽城縣數他為第一的財主。謝白春年方一十九歲，生得美如冠玉，貌似潘安，才同子建，尚在鰥居，並未婚娶。在家內掌執家務者有乳母，管理外面事務、一應田地房產，有乳公謝純掌管。謝白春已入贅門，是一秀才公。

謝相公一日正在書房誦讀詩書，正是二月下旬，天氣晴和、花明柳媚之時，忽見乳公謝純走進書房，謝相公便站起身來。列位，你道為何見了乳公就站起身來？皆因謝廷自幼父母逝世，總是依賴他夫婦二人撫養成人，家中大小事務出入，皆由他經手掌管；並兼為人老成持重，品行端正，故此謝白春站起身，口呼：「乳公，來書房有何指教？」謝純口呼：「相公，刻下正是清明時節，況且連日天氣融和。何不趁此天朗之時，相公可到祖塋拜掃墳墓？你也當盡一點孝心，才是正理。老奴將酒饌、金銀紙鏢諸樣祭品俱已預備齊全，專候相公拜掃祖塋。」謝廷聞言，立刻更換衣服。只見他：

頭戴片玉方巾，翩翩儒雅；穿一件鶯哥綠直縵，必必斯文。白綾襪，大紅朱履，直縵內襯銀紅底衣，彷彿當年衛玠之容；手執一柄春扇，真金，依稀昔日潘安之貌。真個是眉清目秀，實堪雅雅風流。

謝純口呼：「相公，今日或是騎馬，或是坐轎。早吩咐下去，好令他們預備才是。」謝白春說：「勿庸騎馬坐轎。今日天氣晴和，不如步行，倒也消遣散悶。」令乳公、乳母看守門戶，帶領兩個家丁，挑著春盒、紅氈、酒饌、紙鏢等物，出了大門，一路行來至郊外。有詞一首為證：

遊人如蟻，士女如雲。桃紅李白，鴨綠鵝黃，鶯聲嘹啞，紫燕銜泥。桃柳桑麻，遊人不絕。也有吹彈的，也有歌舞的。真個鼓樂喧天，管弦震地。又見那柳浪翻天鶯簧轉，芳菲景色，真個令人應接不暇。正是：

風吹不管遊人醉，獨有三春景色新。

謝白春見此豔陽天氣，景況可愛，心中戀戀，有依依不捨之意。緩步行來，不多時已到了自家祖塋。墳丁看見謝公子前來拜祖祭墓，忙給公子請安，便拿鍬掘土添墳。家丁設擺春盒，滿斟三杯酒，掛了紙錢，鋪下紅氈。謝廷走上紅氈，向墳墓大拜了四拜，焚化了紙錢鏢錠，奠了酒漿。

已畢，遂坐在紅氈上，令家丁暖酒，欲自飲。只見遠遠來了一乘小轎，後隨一個白面書生，走了過去。仔細一看，原是斜對門鄰舍崔文，表字子英，乃是一位讀書的寒士。謝廷站起身形，喚了數聲：「崔兄，往何處去走走？」那崔子英聞後面有人呼喚，便轉過頭來一看，遂說道：「原來是謝相公，多有失慢。」謝廷回答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兄台這是往哪裡去？」崔子英回答：「適同房下到荒塋拜掃，不知謝兄在此，多有冒犯。幸毋見怪。」謝廷回答：「豈敢，豈敢。既然崔兄拜掃回來，今日郊外幸會，在下見此芳辰，欲同足下在此野飲一杯，以助風游之幸。幸勿見卻。可令嫂夫人先回尊府。不識尊意若何？」崔文說：「承兄抬舉，過蒙錯愛。欲不領命，猶恐有拂貴意。俟少趕上賤內照會，必來領情。」於是崔子英趕上轎子，口呼：「娘子，現今謝公子留我野飲春酒，娘子先行一步。」吳氏口呼：「官人，不可貪杯，早些回家！」崔子英答應：「曉得！勿庸娘子囑咐。」

不講轎子先行回家，且言崔文走至謝廷的墳塋，謝白春心中甚實歡喜，尊崔文坐上首。崔子英再三不肯，方才坐在上首。謝白春對坐飲酒，亦無非講些詩詞歌賦、斯文道理。二人言語投機，開懷暢飲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飲，詩向會家吟。

又道是：

儒雅客對千盅少，俗厭人來掃興多。

二人正在歡呼暢飲之際，見遠遠來了一人。及至走近，見其人五短身材，頭戴荷葉巾，身穿襪縵，臉小頭尖，一部落腮鬚鬚，行跡鬼頭鬼臉。俗語常言道：

判官頭對小鬼頭，作鬼也有三年愁。

此人姓陸名賓，是本城人。先前是在那些大老官門下走動，因他貌陋心奸，作事不端，故此無人與他來往。他亦只得獨自一人，以上墳為由，若遇見相熟之人，騙些酒食而已。崔子英看見陸賓，站起身將手一拱，口呼：「陸兄請了。」陸賓抬頭，一看見是崔文，連連拱手，說：「正是小弟。」謝白春也隨著拱手，問道：「兄台尊姓大名？」陸賓答道：「小弟姓陸名賓，係本城內人氏。請教相公尊姓大名？」謝廷答曰：「在下姓謝名廷，賤字白春。」陸賓隨問道：「莫非就是在學生員、居住城內竹車橋謝老先生的公子，就是相公否？」謝廷回答：「正是小弟。」陸賓回答：「多有失敬了。」陸賓一行對答，一行暗想：「謝相公乃是本城第一財主大老官，該是我時來運轉，今日方可偶遇此人。」

正然思想，忽聞謝相公讓他上坐。陸賓謙讓道：「小弟在次座奉陪方是，還是崔相公同謝相公二位上坐，方是正禮。」崔子英說：「休得如此過謙，況且陸兄年長，理當上坐。」謝廷說：「崔兄所言甚是。理當序齒坐罷，還是陸兄請上坐。」陸賓謙遜一番，方在上座落坐。崔子英對席，謝白春坐了主席相陪。三人把杯弄盞，歡呼暢飲。陸賓遂將他那諸般的騙話來打動謝廷。這謝廷開言說道：「小弟斗膽，意欲同二位兄長結為金蘭之友，不識二位兄長尊意若何？」陸賓接言說：「承相公抬舉，崔兄乃係斯文一脈，於理可行。但只小弟乃是碌碌庸人，貧寒之士，如何敢高攀大雅？」謝白春聞陸賓所言，便道說：「哪裡話來？你我三人情投意合，何分貧富？不必太謙。」陸賓說：「既是相公如此高情錯愛，小可敢不遵命？」崔子英曉得陸賓是一不端之人，在一旁不好說出口來，又不好阻攔，又不能推辭，只得依從。於是三人就在墳前結拜盟義，為金蘭好友。陸賓居長，崔子英次之，謝白春第三。三人復又落坐，又談了一番家常閒話。謝廷說：「明日清晨到兄府奉拜，請問兄長家內還有何人？」陸賓答道：「只有拙妻劉氏。舍下居住陋巷賤地，亦非賢弟駕到之所。」酒闌席散，各自起身，緩步回家。這陸賓回到家中，問妻劉氏將日中的事細述一遍，劉氏亦歡喜。

次晨，謝廷先來拜崔文，就約崔文同去拜陸賓。二人至陸家門首扣門。陸賓走出開門，見是崔、謝二人，不勝歡喜，即邀入內房。三人見過禮，又請嫂嫂見禮。崔、謝二人見陸賓屋內不能坐，謝廷遂邀崔文、陸賓二人來至自己家下。入客廳，三人見禮落坐。茶罷，謝廷即喚家人撥安童二名、丫鬟二名、白銀五十兩，又將空房一所送與陸賓居住。陸賓連連稱謝不已。忽見外面管門人進來報事。

不知所報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